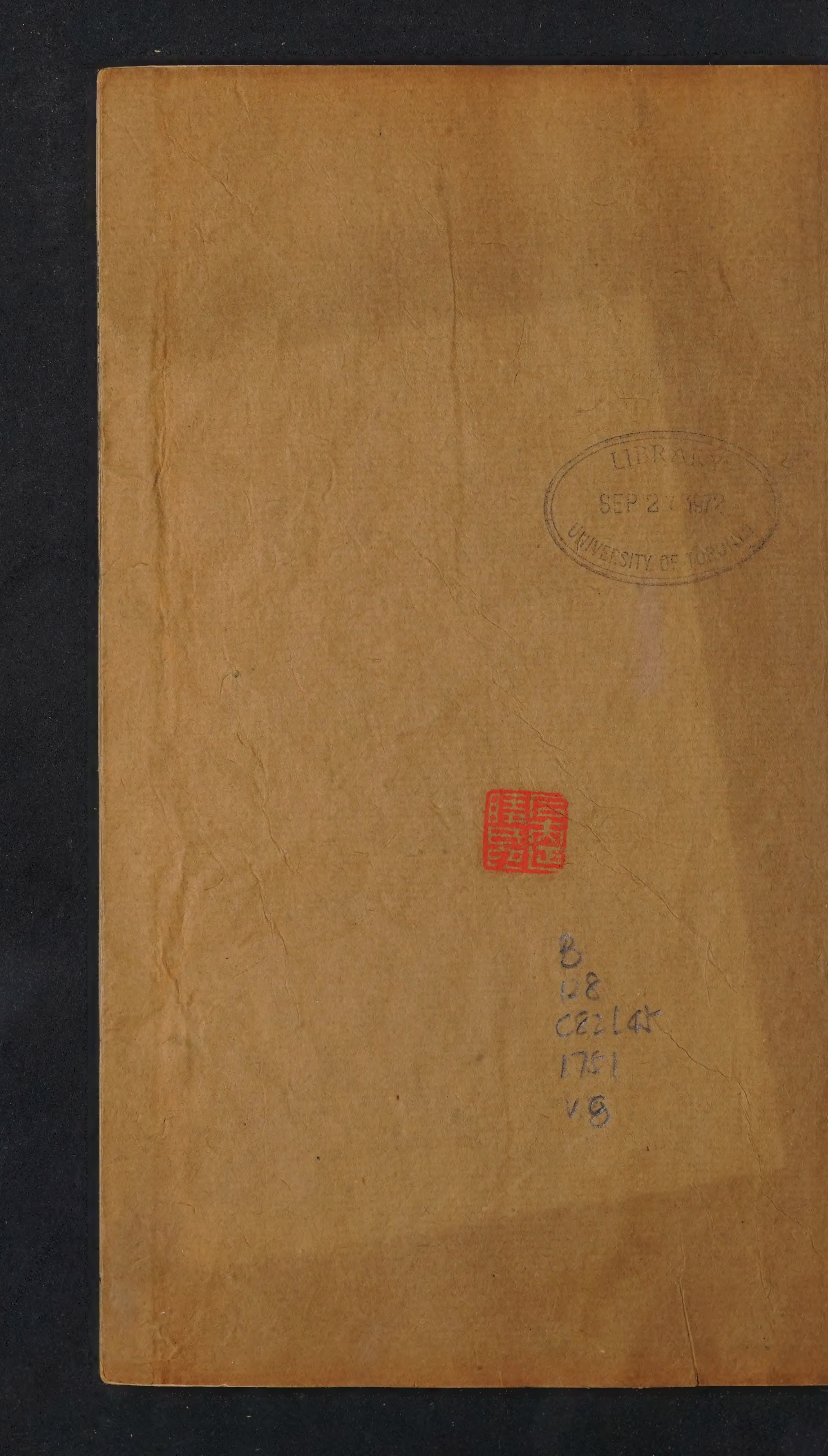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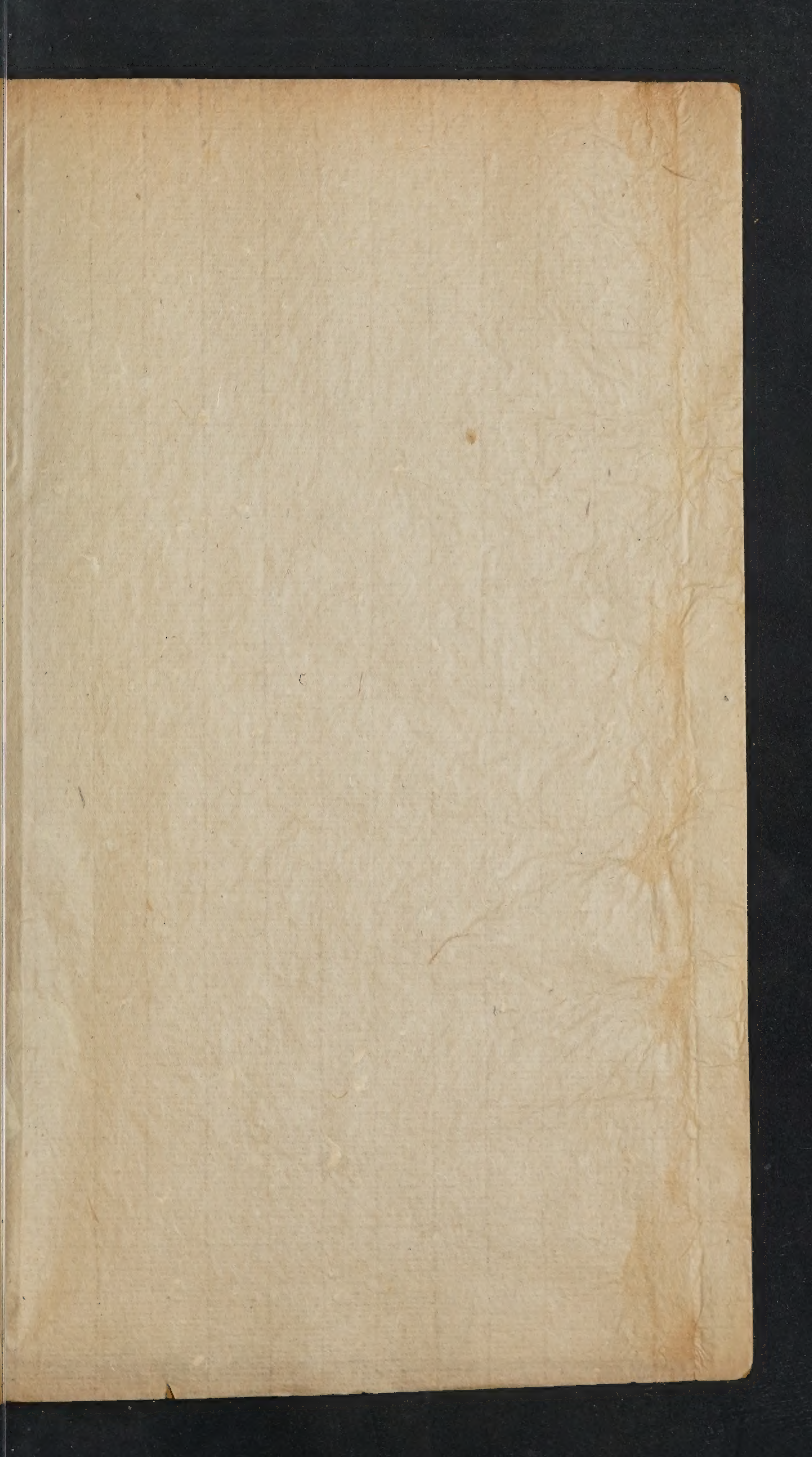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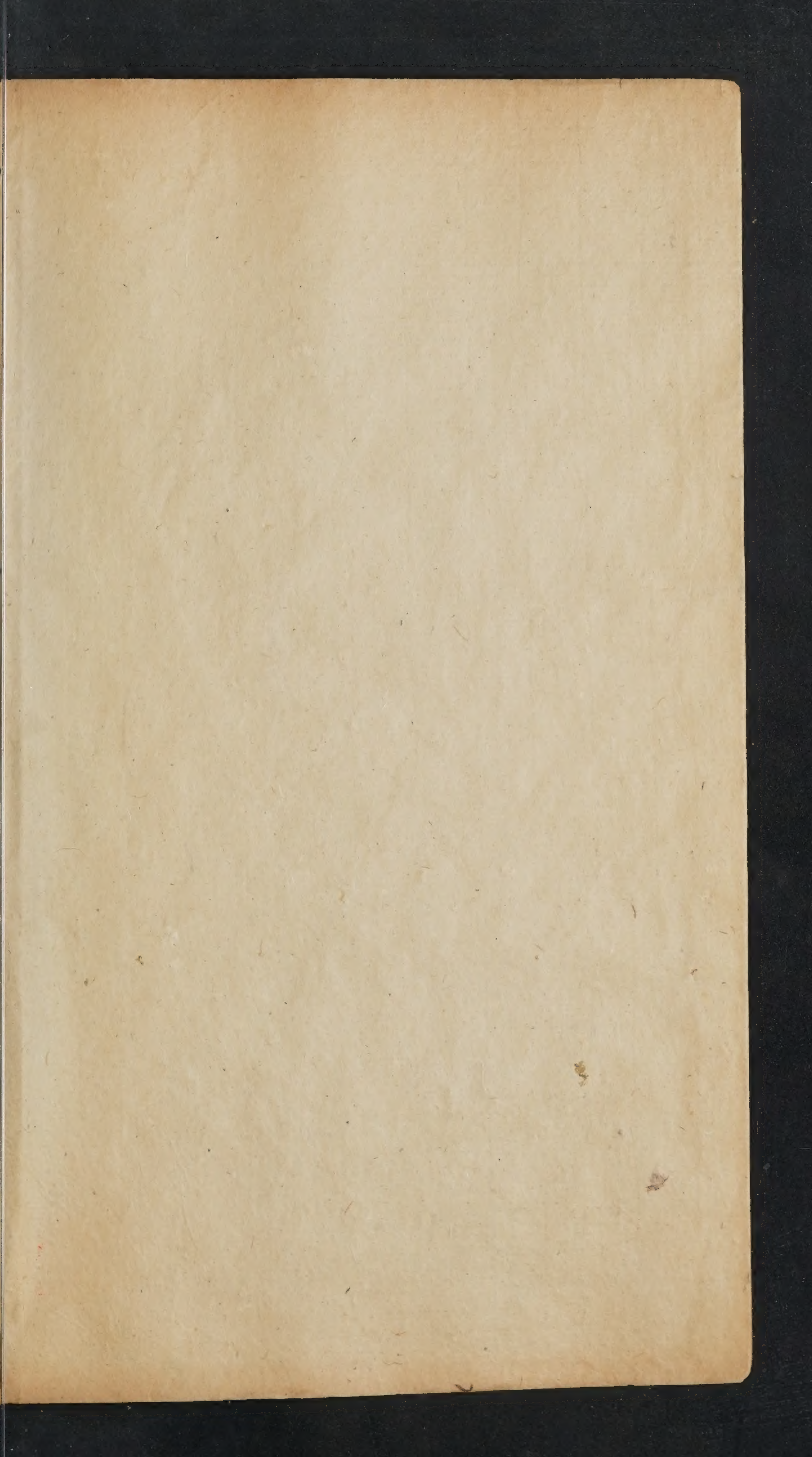








至聖編年世紀第八册目錄

卷之十五
七十歲在魯　四十二則
七十一歲在魯獲麟　二十三則　司馬牛卒附
卷之十六
七十二歲在魯修春秋　十二則
七十三歲終於魯　十五則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五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仝輯
男李　肯堂德紹
思堡守臣仝校
男黃爲萱介堂

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己未七十歲

子在魯哀公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

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獨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此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

於日晨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
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周遊
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
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
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于是廢山澤之
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見闕里志年譜
按此段通鑑謂在是秋九月亦見荀子與家語
大同小異又按孔子之對哀公文武之政一章
詳且盡矣然其工細密其事重大誠非哀公中

才之君所能勝任此之所對握其大綱一二事動其本心不自巳鮮意悱惻發人深省故有廢禁弛稅誰謂哀公必不足以有爲乎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東益之宅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見正論

曾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能以樂盡治理之情故率舞也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樂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旣言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孔子對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求佐爲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夔

一足非䕫足一也見論書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見論語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于外非致齋也非疾也則不晝處于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于內雖問其疾可也見曲禮子貢問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

倚以臨事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見曲禮公西赤子問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程子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見論語

按是時孔子年正七十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大全齊氏謂孔子時年七

十僖子歿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見論語大全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〇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以上見論語

汲冢書曰魯國多盜康子獲一人焉曰女胡以盜對曰此猶之乎蟻〓也慕〓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蹠魯

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驪山之下抉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囚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以國政為家事以田賦為家賦藐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昭公定公之兄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定

靦然不斥意如之立而以爲君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於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貿貿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執而繫之獄中余讀而嘆曰壯哉盜也魯民而如此盜魯無盜矣康子而如此盜魯益無盜矣繫之何爲乎

衞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

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
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
而祭之乃爲親疎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曰太廟有一壇有一
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
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
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
鬼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曰祖考
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

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人無廟四時祭于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

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毁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毁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毁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

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憩周人之于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見廟制

始祖百世不遷高曾祖父以親故此五廟每月一祭遠廟謂三昭三穆親盡當遷者祧有二者昭穆各盡頭一廟是也當遷猶未及遷遷則主藏夾室此猶在廟故曰祧廟合五廟共爲七廟享嘗乃止以其爲祧不以月祭但以四時祭之

太祖始祖也禘以始祖配自出之帝郊以始祖
配天其廟百世不易者也如虞當祖虞幕而乃
祖堯族祖顓頊郊亦當郊虞幕而乃郊堯父帝
嚳夏祖顓頊而乃郊鯀殷祖契即當郊契而乃
郊冥嚳也鯀也冥也虞之於顓頊也是皆不爲
太祖而在郊禘者也故非有功德其廟當祧則
皆毁之說者謂舜虞幕之後世無失德而已至
瞽叟而頑不可以祖以郊禹父鯀以治水殛死
近於以死勤事之意故祀之郊以慰禹至于殷

之郊冥以冥有功若復郊契則冥終不得與祀
故郊冥焉惟周祖稷禘稷所自出之帝嚳以文
武爲二不祧世室則咸當矣乃祭法則謂周祖
文而郊稷非也余謂功德之說互言之耳如祭
典周人祖文而宗武文有德也未嘗無功武有
功也未嘗無德異代異姓受命也此四代之中
或乃有此指虞夏而言也或其考祖之有功德
指殷周也其他祖宗以德言不以親族言猶仲
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意非祖父之謂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朱子曰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

之矣今乃不許顔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以上見論語

按顔淵卒年三十二歲家語記顔子少孔子三十歲果如家語所記則顔子之卒當在孔子六十一歲又八年而鯉始卒則論語之說為不足憑矣且陳蔡之厄孔子年已六十三歲一時與難之賢何能復有顔子冠諸四科之首而子西之止昭王之封又何以復有輔相如顔回之說

乎余固確以爲顏子少孔子三十八歲後鯉一年而卒于孔子之七十歲也○又按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爲設事之詞此依史記少孔子三十歲而言若依學統闕里志年譜少孔子三十八歲則當在孔子七十歲後鯉一年而卒矣

哀公往弔家語作定公疑誤使人訪于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見檀弓竿與筭同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未聞好學者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前編曰按顏子之好學如博文約禮而欲罷不

能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惰
皆是也而夫子答哀公之問特舉不遷怒不貳
過爲言二事固亦克己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
之事葢借是以諫悟哀公也夫子答問之間各
切其人之病哀公爲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
之問而舉顏子二事以曉諭之可謂切矣卽顏
子二事之功爲哀公對証之藥惜其不能繹且
改也又按聖門如子貢已聞性道曾子已聞一
貫何遽謂未聞好學則回之天資學力固更有

高出諸賢之上者矣孔子曰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好學二字聖人未敢輕以自許又何敢輕以許人子之惓惓于回也烏能已與

子曰有教無類○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

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朱子曰疑此章有錯
簡人潔已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朱子曰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
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
非疾以警教之也○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或問
以壤非可言喻者故叩其脛而責之是不然也禮
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

後叟杖而出適見原壤之夷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歛其足而不踞耳豈其不可言喻而反可奮然運杖以擊之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伏羲氏王天下有龍馬負圖出河遂畫其文謂之河圖圖見周易內爲生數外爲成數余考黃帝鳳巢阿閣堯鳳止庭舜鳳來儀文王鳳鳴岐山黃帝有大魚泛白圖倉頡有丹龜之圖帝舜有黃龍之圖據此數說是鳳不獨見于舜文圖

不獨見于伏羲事雖不必盡信大抵皆聖王瑞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朱子曰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嘗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按吾不復夢見者蓋猶追望見之也註云無復是心亦無復是夢據理而言耳觀明年請討陳恒豈果無是心哉但春秋之君臣皆在迷夢故也蓋無夢者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猶欲有爲者聖人之心氣無時而衰也明王不作天下其孰宗予卽至死而心寃何常與俱死耶夫是以歷千萬古而精神不散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

入於海張子曰周衰學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馮厚齋曰天子諸侯各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有樂大夫再飯有樂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

子樂而魯僭之夫子正樂去其一耶記者起數以亞其仍樂之舊以見其昔之僭耶按後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葢其子孫以官爲氏云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以上見論語學統繫于此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之所愼齋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以上見論語史記世家俱繫于此

按史記世家載與上大夫言入公門君召使儐

君命召數條不應在反魯之後因移在爲司寇時又按見齊衰者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於是日哭則不歌此數節係夫子平日之事非至此始然史記繫此亦覺未妥且多罣漏又子貢顏淵二章似應在二子後爲允當

伯高死于衞赴于孔子赴與訃同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于野

則已疏于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于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女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女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于伯高者是冉求也見曲禮子貢問楊方晃年譜繫于此

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庚申七十一歲

子在魯春西狩獲麟春秋絶筆見闕里志年譜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見史記孔子世家春西狩于

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見左傳

杜註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一說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車士

持車者子姓也一說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一
說叔孫以爲不祥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于大野獲麟焉折
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于郭外使
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
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
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
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見辨
物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

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有
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夭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往
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
視之果信然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
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
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
主孰爲來哉遂泣曰子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
出而死吾道窮矣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
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見孔叢子

麕鹿屬又本草麞類甚多麕其總名周南麟趾註麕身牛尾馬蹄蓋麟與麕相似者也按麟一角角端有肉王者在上則能致之故毛蟲之屬三百六十麟爲之長非時而出謂之不祥又孝經右契云孔子夜夢豐沛有赤烟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赤松字時僑名受紀孔子曰有所見乎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

末有肉方以是西走發薪視之麟蒙其耳口吐
玉書余按是時顏子已死當以左傳之說爲正
〇韋表微麟臺碑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
然後瑞應至靈貺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
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
神人咸佑故鳳鳴於岐洎周德陵夷道靡所屬
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
故麟見於魯於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
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鬱

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
邦志文武之道觀興廢之運知作者在巳位不
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
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絶緒申舊章變其禮文
酌爲典憲挈五常之龜鑑遵三綱之軌轍帝王
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
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
蓋春秋爲王法之器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
鼓仁義爲舟航權褒貶爲楫櫂乘橫流之波濟

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衆與我王澤沛及蒸民則麟出於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子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夭是以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

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

被厄於陳蔡見獲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

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麐而角者何孔子曰孰

爲來哉夫豈不知乎葢遜之而不敢有示人以

疑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

於鄆陽停驂訪古得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

築臺於此以旌厥德感先聖之不遇悼麟出之

非時徘徊周道乃作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乖

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

麟兮孰爲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删
禮樂大定懲惡勸善姦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
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
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爲其仁運極
數殫道至時否楚國寖廣秦封益侈墻仞迫阨
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理則麟世亂
則麐出非其時麋鹿同羣孔不自聖麟不自神
吁嗟麟兮夫何所云○王鏊獲麟說春秋何以
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終也

子以爲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

子傷當世之亂爲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

爲一麟哉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

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

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

至余又以爲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删詩定書

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

成而麟至乎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旣爲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爲以是終吾以爲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鴝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爲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爲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爲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爲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

哀茲其麟之哀乎雖然麟爲聖人出也爲已出
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
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聖母顏氏以繡
紱繫其角信宿而去遂生孔子後西狩獲麟其紱
猶在孔子解紱而自傷也乃因魯史作春秋見史記孔
子世家
郭景純註述異記孔子春秋臺在曲阜縣西十
里春秋魯史舊名編年紀月之書故曰春秋言

春以該夏言秋以該冬釋名云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昔孔子約魯史以修春秋書有褒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左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之公羊穀梁傳是也玉海云春秋孔子約魯史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錯舉苞十二月而爲名也

余謂一言之褒榮於華衮其溫也如春一字之貶威於斧鉞其肅也如秋扶綱常以復元氣有似於春誅亂賊以靖人心有似於秋春秋之義大矣哉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

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戚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以上見孟子

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也黍離者東遷後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見故周廟宮室皆爲禾黍而嘆之也其時周室既卑號令不行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是爲詩亡之始杜氏曰春

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别同異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
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
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
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
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
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
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葢周之舊典禮

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守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葢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邱明授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

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例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

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

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

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邱明之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

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
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
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
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
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
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
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
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
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

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
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
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
尼曰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
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葢傷時王
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
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絶筆
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
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

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
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
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
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
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
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
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
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
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

高則旨遠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余謂顏子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麟之死是天果喪

予矣然則子之哭麟猶之哭顏子也沾袍之泣其又烏能已歟○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

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

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
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
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
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
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廣治平略曰後世三傳之作黨同
伐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

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迨程氏胡氏之傳作而聖人作經之意見矣今所行者胡氏傳也

○蔡九霞曰讀春秋者未知十二公已議三傳之失此議經者之過也麟筆記絕策書不存所賴者左氏公穀之傳與賈董諸儒之訓而是學不至如綫程子謂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蓋有旨也六經不全諸儒補葺固爲聖經之幸諸儒未備先正推廣豈非聖經之尤大幸與

○春秋提要云周十二王春秋歷十有四王悼王立未踰年敬王崩

列國見於年表者十九魯十二公在春秋後故止曰十二王晉十一世魯三桓晉八卿晉六卿晉三卿周來聘七周錫命三周歸賑一周賵葬四周來求三魯君臣朝聘於周八公如齊十有一春秋公如齊者十有五桓莊四如齊非朝故不數公如晉二十公如楚二魯大夫聘列國五十有六又如齊四如宋三如晉二如陳滕各一皆因事而往非專行聘禮故不數諸國朝魯四十齊聘魯五晉聘魯十有一宋聘魯四衛聘魯四陳鄭秦吳聘魯各一楚聘魯三盟一百有九特盟參盟同盟始終同盟

十有六殊盟二涖盟四來盟五外大夫聘而遂盟五會九十七殊會四遇七平五來七人自爲盟三侵六十潛師掠境曰侵伐二百十有三聲罪致討曰伐戰二十三兩兵相接曰戰圍四十四繯其城邑曰圍入二十七造其國都曰入遷十徙其朝市曰遷滅三十毀其宗廟社稷曰滅敗師十有六詭道而勝之曰敗取師三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國邑十有六取者收奪之名襲一輕行而掩之曰襲追二已去而躡之曰追戍三聚兵而守之曰戍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三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城二十有九城者完舊也築八築者創始也執三十有

一獲六生禽曰獲降二降者脅服之詞潰四民逃其上曰潰講武二蒐五狩四乞師五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次師十有三制楚得失七救二十三獻捷二獻者下奉上之詞軍獲曰捷雩二十有一雩旱祭也郊九望三望祭也蒸嘗三冬曰蒸秋曰嘗土田十災異一百二十二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齊桓兵車之會四晉文五書爵晉襄退三強晉悼五會晉悼三駕晉平七合諸侯晉平五合大夫春秋五始氣四時受命政教一國孔子相魯子路用魯子貢用魯冉求用魯王人三命大夫三魯三家

所始

春秋既成又作孝經以授曾子蓋作春秋所以教天下知有君也作孝經所以教天下知有親也子輿氏云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則夫孝經成而忠臣孝子可感而興其道一也見廣平略治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孝經固同春秋作也又曰孔子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當在春秋之後也見鈎命訣孔子作孝經使七十子向北辰磬折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拜見孝經援神契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全見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天子章第二諸侯章第三卿大夫章第四士章第五庶人章第六三才章第七孝治章第八聖治章第九紀孝行章第十五刑章第十一廣要道章第十二廣至德章第十三廣揚名章第十四諫爭章第十五感應篇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喪親章第十八

正義云孝經自秦坑焚爲河間顏芝所藏漢初除挾書律芝之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爲今文孝經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孔鮒所藏尚書論語孝經皆蝌蚪文爲古文孝經凡二十二章孔安國因之作傳及劉向較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邢昺疏云劉向雖分十八章而未定厥名至皇侃始標其目唐宗御註依古今集詳議諸儒臣連狀題其章名遂依所請其

註相承以爲鄭玄所作玄字康成東晉北海高
密人其學宗旨老氏通五經以山東無足問者
乃西入關事馬融三年不得見後融集諸生考
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因從質諸疑
義已而辭歸融曰鄭生去吾道東矣嘗擁皐比
談經隋開皇間王逸得孔傳一本唐開元間集
義行孔傳廢鄭博士司馬貞謂鄭註眞僞難辨
然義旨敷暢當與孔傳並存以分十八章爲定
其十九章閨門二字近俗且以徒役擬妻子失

倫似非宣尼所說宜去從之唐宗自註十三經宋邢昺註疏宗唐本今所存者唐本也唐明皇御製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

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
愛刑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
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
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
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
觀孝經舊註踳駁尤甚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
家業擅專門猶將入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
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
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

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
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
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
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
文敷暢義則昭然理分注錯經亦條貫寫之琬
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
孝之用則别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
凡有數句一句之內義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
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按作春秋後

繼以孝經豈非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哉蓋
忠孝人之大端也人之大倫有五而孝爲百行
之原是故天不得無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
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
堯之時雍本乎親睦舜之風動本乎允諧三代
聖王莫不以孝治爲本朱子七歲時讀孝經即
題其上曰若不如是便不可以爲人元隱士釣
滄子曰聖人之經安得竟廢學者肯置一本在
案講而明之修而行之由孩提愛敬之良充之

即胞與參贊之業五經道理俱備於是奈何終日開卷而此書不一寓目亦大負聖人作經之意矣如使設科不以經書取士則五經四書又豈復有多人寓目耶此古人之所以成品易今人之所以成品難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見禮記經解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知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已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敎誨束修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也天何與焉（見本姓）子賤爲單父宰三年孔子使巫馬期

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歛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歛者爲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歛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見屈節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
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
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

按子路不久去仕衛悝或即以此未可知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以上見論語

按孔圉是年卒謚曰文子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

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

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邱豐邱人執

之以告殺諸郭闞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音而）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

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見左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見論語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

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

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世不廢業其克昌乎見記問

按伯魚死道幾不在庭聞夫子之心傷矣顏淵死道幾不在函丈夫子之心更傷矣不謂門人有曾子遂釋聖經而開大學無窮之統孫有子思遂述仲尼而衍中庸無窮之緒此孔氏之所以同天不老也當是時子思方十二歲而其志已如此夫子亦烏得而不喜耶諺曰有錢難買子孫賢子孫不賢有若無子孫不賢不如無賢則繼志述事綿先澤於可久不賢則違志悖事

斬其澤於及身此孔子以無憂爲文王幸也夫以替鯀之頑而有舜禹以堯舜之聖而有朱均誰謂聖賢之後必生聖賢故千古稱無憂者惟文王與孔子而孔子爲尤盛也

是年弟子司馬牛卒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以上論語見朱註云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家語弟子解云司馬耕宋人字子牛牛為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左氏曰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騄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

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旣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

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
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
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
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
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
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
能亦入於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
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
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

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五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六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仝輯
男李　肯堂德紹
思堡守臣仝校
男黃爲萱介堂

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辛酉七十二歲

子在魯見闕里志年譜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成戒向北斗而拜告備於天有赤虹化黃金刻文孔子授而跪

讀之見搜神記有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啣書上化爲黃玉見春秋演孔圖孝經旣成合所作春秋序書刪詩定禮繫易陳以告天有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爲赤制後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見楊方晃年譜

按聖人之心迹不白於當世而白於帝天聖人之名位不尊於朝廷而尊於著述聖人之事業不著於一時而著於萬世此其所以集羣聖大成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常留天地並立

爲三而不與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者同泯滅於草塵葉露也區區誅卯墮都會夾却萊詛足爲夫子道哉

顔淵之喪大祥饋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見檀弓）顔淵之喪既祥顔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見曲禮公西赤問）

按顔子之死至此兩期孔子喪予之慟雖可以已而受肉不能無感故彈琴而後食之欲以和

平之聲散其感傷之情也喪服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古人於親喪且如此而況師之於弟乎

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

既入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
廹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
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
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
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
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
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
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
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

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見左傳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見曲禮子貢問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

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

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見致思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
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
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刖危引之
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刖危曰
吾不能虧王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怨
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刖
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
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

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
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人心固然也
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見韓非子

按韓非子所載季羔事與家語致思篇所載事
同而詞稍有異然相衛與欲執孔子等語恐未
必然當以家語爲正又按子路感雷精而生及
羅衛難夫子每聞雷聲心中惻怛見楊方晃年
譜云然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朱子曰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以上見論語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舊唐書禮儀志西京國子監夫子南面而坐十哲等東西列侍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

贈公閔子騫等各贈侯長慶集謂曾參不列四科繫於一時之事鍾惺謂偶遺之不知陳蔡之時曾參尚未從學雖欲列之又烏得而列之乎夫子于匡于蒲于宋遇難不一而獨不能忘陳蔡者蓋七日不火從者莫起其傷心爲尤甚也而伯牛執手永訣回與由且三年相繼淹逝人孰無情誰能遣此況乎四科十子又皆彬彬三代之英哉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七十三歲

子在魯楚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其父子木爲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二子救之與之盟勝怒欲殺二子訪於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密謀也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水合

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見淮南子道應訓

左氏曰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

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

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偕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

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

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
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
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
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
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
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
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
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

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狥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以上見論語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戸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

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
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
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
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則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
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
殆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作七十四者非
也　哀公誄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
以在位煢煢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

曰公其不没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失之也見終記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見春秋杜預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已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見左傳註

按乙己文相似其或傳寫之訛未可知也又緯書載孔子將終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

往候果有書曰趣作法孔聖没周姬亡彗星出
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子貢以告孔子
因往觀之化爲赤烏飛去端門在今聖廟東南
○宋濂孔子卒年月辯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
之生予既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
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
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
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

無巳丑巳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巳與乙文亦
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
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巳
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巳酉孔
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曰近代王應
麟博極羣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
矣子乃質言之何耶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
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
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

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耶
日是非爾所知也雖罄徂徠之松以爲煤盡剡
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爲受春
秋者詳焉

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於魯城北泗上弟
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
見史記孔子世家 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
夫子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
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

麻出有所之則由絰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見終記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見檀弓

按弟子於師羣居喪次則絰出止弔服無絰今孔子恩尤重故服尤隆也禮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事親有隱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

勤至死心喪三年養卽服勤不止飲食方者一定之職守事師如事父故無勤不服不可以方言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蔬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栢槨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栢爲志焉弟子

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
按禮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而葬夫子生嘗攝
相位奈何遽以士禮葬之豈夫子之治命抑已
致仕卽等於士耶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
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
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
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又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
俱非此番說話蓋由已死於衛矣稻曰嘉蔬組

雜色組綬所以繫象環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
六寸在大棺內椑四寸又在屬內上大夫大棺
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
寸大棺卽櫬屬卽棺也棺四寸則櫬應六寸今
用五寸蓋從宰中都時制也又曰君松椁大夫
栢椁士雜木椁〇牆柳衣柳聚也諸餙所聚在
棺之旁棺上以素錦爲屋曰褚象宮室也褚外
又加以牆以此障柩猶牆垣之障家故謂之牆
俗謂之帟翣亦棺餙也檀弓周人牆置翣有黼

翣白黑相次之文考工記斧之謂黼刃白而身黑取斷制義一說白西方色黑北方色西北乾陽健而能斷故畫斧以為文有黻翣黑青相次之文考工記黻之狀畫作亞亞古弗字增韻兩已相背形周禮司服注黻取臣民背惡向善之意有畫翣雲氣也禮器天子八翣諸侯六翣黼黻雲氣各二大夫四翣黻雲氣各二士二翣雲氣世本曰武王作翣形如扇或曰翣以布衣木以木為匡廣三尺高四尺四寸兩角高衣以白

布畫雲氣柄長五尺持之從柩在路夾車兩旁
入壙則樹之四隅故曰棺飾披夾持棺者用纁
帛兩旁牽之使不傾覆也周禮司士六軍之士
執披謂大喪棺行恐逢道險兩旁有鈕結之使
若四馬六轡者然登高引前適下引後欹左引
右欹右引左以防傾覆蓋周道然也崇牙也懸
鍾磬之植木曰簴其上橫木曰業業上以大板
刻如鉅齒飾以綵色其狀隆然謂之崇牙送葬
乘車所建旌旗刻繒倣此此則殷制綢纏也練

素錦也旐銘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旌識之銘曰某氏某之柩士長三尺大夫長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旐尋八尺也檀弓注纏素錦於杠首杠旂竿也纏之以設緇旐此夏禮也

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

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以上見終記

若斧者上狹如刃較上三者儉而易就馬鬣肉薄封形似之一日不多時也斬板側板於坎之兩旁用繩約板納土使與板平則斬斷其繩升板於築土之上如此者三而墳成矣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

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見孟子

附録洪邁有若辯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没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

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歷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乎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

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也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歐陽修代曾參答同列書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

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歛也歛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治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纘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纘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

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
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
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
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爲夫子之道江漢以
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吾與諸足
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
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
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
月之明雖積萬數吾不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

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歛衣而立負墻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鑑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有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

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貨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貨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覩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覩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

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
之道不可以苟而已矣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
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
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
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
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
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
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
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

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門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有知則予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諸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參白

時魯弟子作廟聖第敬藏孔子詩書車服禮器以

時習禮其中其從冢而家者更百餘室名曰孔里今稱孔林去魯城北一里泗水之上塋方百畝冢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三尺封若斧形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塋樹以數百計皆異植弟子各以方樹來種如柞枌雒離安貴五味毚檀之類多有不能知其名者子貢植楷至今尚存樹無鳥巢不生荊棘及刺人草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此至冢前石器則皆後人所增非故物也見水經注夫子墓塋

方一里在曾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二所獸碣俱存見孔叢子聖墓高丈餘前爲甎壇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易以石壇其厚三尺方亦如之縱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讀墓西有室三間東向相傳子貢廬處也聖墓前之東南爲享殿三間殿前翁仲二左執笏右帶劍石麟石虎四華表二皆叔節建殿之前有門三間門之左爲思堂壁上石刻唐宋時物也有宋眞宗駐

蹕亭門之前爲洙水水上有橋橋東有輦路路南爲觀樓樓周垣之上魯故北城也樓南爲林坊扁曰宣聖林坊之前爲大石坊五洞鐫萬古長春四字見皇覽

附録楊奐東遊記壬子元憲宗二年時元未建年號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於東園是日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闕里迨丙午乃命監修官盧龍韓文獻德華上谷劉詡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暨攝祀事孔搢器之梁山張宇子淵汴

入郭敏伯達出望嶽門幕府諸君若曹南商挺
夢卿范陽盧武賢叔賢亳社李禎周卿江陵勾
龍瀛英孺信都李簡仲敬濟陰江紱孝卿梁園
李紱綬卿華亭段弼輔之祖於東湖之上旣別
自西而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劉令之客廳汶
上古中都也魯定公九年先聖宰於此縣署之
思聖堂是也戊申晨起器之從間道先徃是日
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話嶧
山之勝爲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

青徐者登南樓詩也徐在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又不啻千里岱嶽一百餘里吁二三千里之遠今一舉而至與其終身拘拘儒儒於百里之內者不亦異乎已酉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水又一舍許達於苗孔村見曳而斷者其魯城歟鬱而合者其孔林歟不覺喜色津津溢於眉睫也未幾器之輩躍馬出迓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

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
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
名之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姪逕於廟之西相
與却馬鞠躬趨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
毓粹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堂南燕申門之北
堂取魯共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鍾鳴
班杏壇之下痛廟貌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
設繪象修謁而板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曰嗟
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於問答之

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問孝者四而答之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者無一似焉不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強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間焉垂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孰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者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見用沒而賴之以聞何負於魯也后之有國有家者獨不思之耶今日何日匍匐庭下死無憾矣覊旅悠悠

禮物弗備敢薦以誠告先師兗國公曰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爲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一簞瓢而止綿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疑議者將從無慾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輒祭以虔告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歟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

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
子而義臣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
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奐
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
相之降階謁齊國公魯國夫人之故殿殿西而
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
也謂孟也荀楊也王與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
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矣遂飲福於
齋廳賓主凡二十有五人酒三行而起執事者

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涸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蹟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溪黨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捻下石蓋石之屬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耶壇南十步許眞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并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而兩株在贊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撅無復子遺好事者或爲肖像或爲簪笏而香氣時異趙太學秉文

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碑亭
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
八年十月建金碑一黨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
唐碑也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
九年十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
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廷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
次南奎文閣章宗時刱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
刺史高德裔監修閣之東偏門刻顧凱之行教
吳道子小影聖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謂曾郡太

守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也是日宴罷併出北偏門由襲封廨署讀姓系碑文又北行由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疑後人增築之

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鬛而封者是也子
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
者有曰祝其卿者先聖墓西曰兎溝也二石獸
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
木以文爲世所貴無荆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
可蕪没而鳳鳥有時而至歟林東三里講堂也
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
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删詩書定禮樂繫周易於
此硯臺并在其西惜去秋爲水漫没矣辛亥謁

周公廟廟居孔林之東北三里有眞宗御贊碑
車輞井在正東少南水清白而甘俗呼漿水井
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綆痕有深指許者
東北大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如也東
過顏侍郎墓林城之址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
丈餘由曲阜西復東北行十里入景靈廢宮觀
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至褒邱少昊葬所其
陵於宋時疊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象爲火爆
裂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神鬼所刻也讀碑記

始知草剏於祥符潤飾於政和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一碑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屭贔高十有三尺闊如之厚四尺黿路十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屭贔高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黿路十有九尺一在城外一在城内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入東門飯器之家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侯大塚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

曰漢樂安太守麃君稾塚者有曰府君之某者折而北渡沂水入大明禪院觀逵泉水中石出如伏黿怒鼉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兩觀登泮宮臺臺下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吁僖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咏釆芹之章而后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凉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郰南望修壠曼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

東南五里達脇溝村拜聖考齊國公墓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日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峯東西五里云合葬於防山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峯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兖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摠立石太原王筠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塜不可考顏氏子孫二

房在少東上宋郵是日東南行並戈山而西由
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房氏家泗川公古
具雞黍以待古孔氏壻也問之不知爲公孫公
西也地多虎狠牧者爲之懼比曉幸無所苦癸
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峯隱隱在
霄漢間而中峯適出首焉所謂圩其頂者是也
廟廢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前智源谿橋也端
南卽大成門次北者卽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
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后鄆國夫人殿也

其后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南
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
獨存焉正北中和壑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
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陽劉熸夾蘆辨也
或曰夾驢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蘆峴在尼
山西由亭之東回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濈濈
不可入族長云廟戸管用吉入嘗持火曳綆而
入北三數丈忽隙間有光覩一室室口廣兩楹
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

年矣以管與吉㓜而瘠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
名劉㸂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顏母山下觀文
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
達曾原飦已西南瀕竭下而鄉庄泗家庄歷峻
山二十里而近達四箕山遇兵士傅正徐州人
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
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冢七比正墓屋小無從考
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旁有古墓三行四五
里過黃淫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行二

十里達鄒縣宴彭令宅四月甲寅朔飯后出南門二十五里許達嶧山循山之西北絕澗亂石如屋既而遇道者李志端為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鍾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岩僕以病足與德華岩下坐待諸君之還晡時子中輩踵至國祥且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顧若仙橋之巨石七眞之西軒下矙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峯千佛塔尤號奇絕所至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縷數哉逼夕

陽下山迤邐由西北而進達於縣之南關報孟
氏諸孫迎於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入縣
復宴於舊館父老請見爲歡飲竟夕乙卯出西
門北行十里入岡山寺而孟氏諸孫復携酒至
由竹徑渡横橋休於主僧之静室良久出東山
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
里達趙山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於魯城之
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
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宫臺莊公臺也北涉沂

水由竹逕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矍相圃會公叔五十二代孫遺其子治同諸官佐具酒饌復至不果時公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夢得之所築也竊有感於懷夢得元措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齋廳

已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兖州西嗚呼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無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況以鄷鎬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既繪爲圖且屬僕記之敢以衰朽辭勉强應命將告未知者○孔林枕舊魯城林門與城北門相直夾路檜柏森然直至林所圍徑數十里

繚以周垣泗河在縣北八里先聖林後由泗水
縣陪尾山發源入境逕聖父齊國公墓後又遶
先聖林後西南流至兖州府城東與沂水合達
濟寧天井閘入漕○王充論衡曰孔子當泗水
而葬泗水爲之卻流一說有爲周公卜此地者
周公曰吾德不足後世必有大聖人出以當之
聖子伯魚墓在先聖墓東少南相去數步碑鐫
泗水侯墓聖孫子思子墓在先聖墓南相去數
十步碑鐫沂國述聖公墓前石龕二徑三寸深

半寸前漢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日上谷府卿者曰視其卿者字甚古拙餘字駁落其西北行穴皆歷代宗子塚也餘族環葬壖垣外二千二百餘年無異處者○白虎通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夫子之墳樹木如此則亦弟子之各盡其心焉耳○酉陽雜俎曰蜀中有木類柞衆木榮時枯楷隆冬方萌布陰蜀人呼爲楷木子貢植楷在

至聖林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

○洙水即泗水分流也水經注出泰山蓋縣西

南至卞縣受盜泉水盜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

陰又西南流於卞城西合於泗水至魯縣東北

分爲二水北爲洙瀆○考孔子卒年至

本朝乾隆十五年二千三百二十四年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八終



